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烏程嚴可均校輯

鍾岏

岏字長岳（一作長丘）潁川長社人晉侍中雅七世孫爲府參軍育良吏傳十卷

食生物議

䱡之就脯驟於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內闕慚渾沌之奇礦殼外緘非金人之愼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充庖廚永爲口實（南齊書周顒傳）

鍾嶸

嶸字仲偉岏弟齊永明中爲國子生舉秀才除王國侍郎遷撫軍行參軍出爲安國令永元末除司徒行參軍入梁爲中軍臨

川王行參軍，衡陽王盜湘記室，遷西中郎晉安王記室。

上齊明帝書諫親細務

古者明君揆才，頒政量能，授職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天子可恭己南面而已。（南史七十二鍾嶸傳）

上言軍官

永元肇亂，坐弄天爵，勳非即戎，官以賄就，揮一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騎都塞市，郎將塡街，服既纓組，尚爲臧獲之事，職雖黃散，猶躬胥徒之役，名實淆紊，茲焉莫甚。臣愚謂永元諸軍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貫，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懲僥競。若吏姓寒人，聽極其門品，不當因軍，遂濫清級。若僑雜傖楚，應在綏撫，正宜嚴斷祿力，適乞虛號而已。謹竭愚忠，不恤衆口。（梁書鍾嶸傳，又南史鍾嶸傳，少末二句）

詩品序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欲以照燭三才輝麗
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
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敻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云
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略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
五言之目古詩眇邈人代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
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之徒辭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訖班
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
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
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
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訖於
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
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尚虛談於時篇什理過其辭淡
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皆平典似道德

論建安之風盡矣先是郭景純用儁上之才創變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初有謝靈運才高辭盛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凌轢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此皆五言之冠冕文辭之命世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煩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辭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賦三曰比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辭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夫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

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或殺氣雄邊塞客衣單霜閨淚盡又士有解珮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釋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辭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裁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於是庸音雜體各為家法至於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為警策衆覩終淪平鈍次有輕蕩之徒笑曹劉為古拙謂鮑照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照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嘅觀王公搢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為口實隨其嗜欲商搉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諠譁競起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

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値。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同博弈。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沈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學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爲稱首。況八紘既掩，風靡雲蒸，抱玉者連肩，握珠者踵武，固以睨漢魏而弗顧，吞晉宋於胸中，諒非農歌轅議，敢致流別。嶸之今錄，庶周遊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梁書鍾嶸傳

詩品上

古詩，其體源出於國風，陸機所擬十四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雖哀怨頗爲總雜，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製，客從遠方來，橘柚垂華實，亦爲驚絕矣。人代冥滅，而清音獨遠，悲夫。

漢都尉李陵詩，其源出於楚辭，文多悽愴，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頹身喪，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

漢婕妤班姬詩、其源出於李陵。團扇短章、辭旨清捷、怨深文綺、得匹婦之致。侏儒一節、可以知其工矣。

魏陳思王植詩、其源出於國風。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羣。嗟乎、陳思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音樂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爾懷鉛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餘暉以自燭。故孔氏之門如用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

魏文學劉楨詩、其源出於古詩。仗氣愛奇、動多振絕、貞骨凌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然自陳思以下、楨稱獨步。

魏侍中王粲詩、其源出於李陵。發愀愴之詞、文秀而質羸。在曹劉間、別構一體。方陳思不足、比魏文有餘。

晉步兵阮籍詩、其源出於小雅。無雕蟲之功、而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言在耳目之外、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會於風雅、使

人忘其鄙近自致遠大頗多感慨之詞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顏延之註解怯言其志

晉平原相陸機詩其源出於陳思才高詞贍舉體華美氣少於公幹文劣於仲宣尚規矩不貴綺錯有傷直致之奇然其咀嚼英華厭飫膏澤文章之淵泉也張公歎其大才信矣

晉黃門郎潘岳詩其源出於仲宣翰林歎其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綃縠猶淺於陸機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陸文如披沙簡金往往見寶嶸謂益壽輕華故以潘勝翰林篤論故歎陸爲深余常言陸才如海潘才如江

晉黃門郎張協詩其源出於王粲文體華淨少病累又巧構形似之言雄於潘岳靡於太沖風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手詞彩蔥蒨音韻鏗鏘使人味之亹亹不倦

晉記室左思詩其源出於公幹文典以怨頗爲精切得諷諭之致

雖野於陸機而深於潘岳謝康樂常言左太沖詩潘安仁詩古今難比

宋臨川太守謝靈運詩其源出於陳思雜有景陽之體故尚巧似而逸蕩過之頗以繁蕪爲累嶸謂若人興多才高博寫目輒書內無乏思外無遺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迴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繹奔會譬猶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初錢塘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其館是夕卽靈運生於會稽旬日而謝玄亡其家以子孫難得送靈運於杜治養之十五方還都故名客兒

詩品中

一品之中略以世代爲先後不以優劣爲詮次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錄存者夫屬詞比事乃爲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

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顏延謝莊、尤無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浸以成俗、遂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陸機文賦、通而無貶、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鴻寶、密而無裁、顏延論文、精而難曉、摯虞文志、詳而博贍、頗曰知言、觀斯數家、皆就談文體、而不顯優劣、至於謝客集詩、逢詩輒取、張隲文士、逢文即書、諸英志錄、並義在文、曾無品第、嶸今所錄、止乎五言、雖然、網羅今古、詞文殆集、輕欲辨彰清濁、掎摭病利、凡百二十人、預此宗流者、便稱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變裁、請寄知者爾、

漢上計秦嘉、嘉妻徐淑詩、夫妻事既可傷、文亦悽怨、為五言者、不

過數家而婦人居二徐淑敘別之作亞於團扇矣
魏文帝詩其源出於李陵頗有仲宣之體則新奇百許篇率皆鄙直如偶語惟西北有浮雲十餘首殊美贍可翫始見其工夫不然可以銓衡羣彥對揚厥弟者邪
晉中散嵇康詩頗似魏文過爲峻切訐直露才傷淵雅之致然託諭清遠良有鑒裁亦未失高流矣
晉司空張華詩其源出於王粲其體華豔興託不奇巧用文字務爲妍冶雖名高曩代而亮疏之士猶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謝康樂云張公雖復千篇猶一體耳今置之中品疑弱處之下科恨少在季孟之閒矣
魏尚書何晏晉馮翊守孫楚晉著作王讚晉司徒掾張翰晉中書令潘尼詩平叔鴻雁之篇風規見矣子荊零雨之外正長朔風之後雖有累札良亦無聞季鷹黃華之唱正叔綠蘩之章雖不具

美、而文彩高麗、並得虬龍片甲、鳳凰一毛、事同駁聖、宜居中品、

魏侍中應璩詩、祖襲魏文、善爲古語、指事殷勤、雅意深得詩人激刺之旨、至於濟濟今日所、華靡可諷味焉、

晉清河守陸雲、晉侍中石崇、晉襄城太守曹攄、晉朗陵公何劭、清河之方平原、殆如陳思之匹白馬、於其哲昆、故稱二陸、季倫顏遠並有英篇、篤而論之、朗陵爲最、

晉太尉劉琨、晉中郎盧諶詩、其源出於王粲、善爲悽戾之詞、自有清拔之氣、琨既體良才、又罹厄運、故善敘喪亂、多感恨之詞、中郎仰之、微不逮者矣、

晉弘農太守郭璞詩、憲章潘岳、文體相輝、彪炳可翫、始變永嘉平淡之體、故稱中興第一、翰林以爲詩首、但遊仙之作、辭多慷慨、乖遠玄宗、而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棲榛梗、乃是坎壈詠懷、非列仙之趣也、

晉吏部郎袁宏詩彥伯詠史雖文體未遒而鮮明緊健去凡俗遠矣

晉處士郭泰機晉常侍顧愷之宋謝世基宋參軍顧邁宋參軍戴凱詩泰機寒女之製孤怨宜恨長康能以二韻答四首之美世基橫海顧邁鴻飛戴凱人實貧贏而才章富健觀此五子文雖不多氣調警拔吾許其進則鮑照江淹未足逮止越居中品僉曰宜哉

宋徵士陶潛詩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惋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歎其質直至如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爲田家語耶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

宋光祿大夫顏延之詩其源出於陸機尚巧似體裁綺密情喻淵深動無虛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彌見拘束雖乖秀逸是經綸文雅才雅才減若人則蹈於困躓矣湯惠休曰謝詩如

芙蓉出水、顏如錯彩鏤金、顏終身病之、

宋豫章太守謝瞻、宋僕射謝混、宋太尉袁淑、宋徵君王微、宋征虜將軍王僧達詩、其源出於張華、才力苦弱、故務其清淺、殊得風流媚趣、課其實錄、則豫章僕射、宜分庭抗禮、徵君太尉、可託乘後車、征虜卓卓、殆欲度驊騮前、

宋法曹參軍謝惠連詩、小謝才思富捷、恨其蘭玉夙凋、故長轡未騁、秋懷擣衣之作、雖復靈運銳思、亦何以加焉、又工為綺麗歌謠風人第一、謝氏家錄云、康樂每對惠連、輒得佳語、後在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寤寐間忽見惠連、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常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

宋參軍鮑照詩、其源出於二張、善製形狀寫物之詞、得景陽之諔詭、含茂先之靡嫚、骨節強於謝混、驅邁疾於顏延、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當代、然貴尚巧似、不避危

仄頗傷淸雅之調故言險俗者多以附照

齊吏部謝朓詩其源出於謝混微傷細密頗在不倫一章之中自有玉石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遠變色善自發詩端而末篇多躓此意銳而才弱也至爲後進士子之所嗟慕朓極與余論詩感激頓挫過其文

齊光祿江淹詩文通詩體總雜善於摹擬筋力於王微成就於謝朓初淹罷宣城郡遂宿野寺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矣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爾後爲詩不復成語故世傳江淹才盡

梁衛將軍范雲梁中書郎丘遲詩范詩淸便宛轉如流風迴雪丘詩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故當淺於江淹而秀於任昉

梁太常任昉詩彥昇少年爲詩不工故世稱沈詩任筆昉深恨之晚節愛好既篤文亦遒變若銓事理拓體淵雅得國士之風故擢

中品。但昉既博物，動輒用事，所以詩不得奇。少年士子效其如此弊矣。

梁左光祿沈約詩：觀休文衆製，五言最優。詳其文體，察其餘論，固知憲章鮑明遠也。所以不閑於經綸，而長於清怨。永明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之。約於時謝朓未遒，江淹才盡，范雲名級故微，故約稱獨步。雖文不至其工麗，亦一時之選也。見重閭里，誦詠成音。嶸謂約所著既多，今翦除淫雜，收其精要，允爲中品之第矣。故當詞密於范，意淺於江也。

詩品下

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之才，銳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便，四聲之論。或爲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嘗試言之，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爲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

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異矣今既不備管絃亦何取於聲律邪齊有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惟顏憲子乃云律呂音調而其實大謬惟見范曄謝莊乃識之耳嘗欲進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咸貴公子孫幼有文辨於是士流景慕務爲精密襞積細微專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眞美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淸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爲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詠懷子卿雙鳧叔夜雙鸞茂先寒夕平叔衣單安仁倦暑景陽苦雨靈運鄴中士衡擬古越石感亂景純詠仙王微風月謝客山泉叔源離宴鮑照戍邊太沖詠史顏延入洛陶公詠貧之製惠連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謂篇章之珠澤文彩之鄧林

漢令史班固漢孝廉酈炎漢上計趙壹詩孟堅才流而老於掌故

槪其詠史有感歎之詞文勝託詠靈芝懷寄不淺元叔散憤蘭蕙指斥囊錢苦言切句良亦勤矣斯人也而有斯困悲夫

魏武帝魏明帝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叡不如丕亦稱三祖

魏白馬王彪魏文學徐幹白馬與陳思答贈偉長與公幹往復雖曰以莛扣鐘亦能閑雅矣

魏倉曹屬阮瑀晉頓丘太守歐陽建晉文學應璩晉中書令嵇含晉河南太守阮侃晉侍中嵇紹晉黃門棗據元瑜闕下右七君詩並平典不失古體大檢似而二嵇微優矣

晉中書張載晉司隸傅玄晉太僕傅咸侍中繆襲散騎常侍夏侯湛孟陽詩乃遠慙厥弟而近超兩傅長虞父子繁富可嘉孝沖雖曰後進見重安仁然伯挽歌唯以造哀爾

晉驃騎王濟晉征南將軍杜預晉廷尉孫綽晉徵士許詢永嘉以來淸虛在俗王武子輩詩貴道家之言爰洎江表玄風尙備眞長

仲祖桓庾諸公猶相襲世稱孫許彌善恬淡之詞

晉徵士戴逵晉東陽太守殷仲文晉宋之際殆無詩乎義熙中以謝益壽殷仲文爲華綺之冠殷不競矣宋尚書令傅亮季友文余常忽而不察今沈特進撰詩載其數首亦復平矣

宋記室何長瑜羊曜璠宋詹事范曄詩乃不稱其才亦爲鮮舉矣

宋孝武帝宋南平王鑠宋建平王宏孝武詩彫文織綵過爲精密爲二藩希慕見稱輕巧矣

宋光祿謝莊希逸詩氣候清雅不逮於王袁然興屬閑長良無鄙促也

宋御史蘇寶生宋中書令史陵修之宋典祠令任曇緒宋越騎戴法興蘇陵任戴並著篇章亦爲搢紳之所嗟詠人非文才是愈甚可嘉焉

宋監典事區惠恭惠恭本胡人爲顏師伯幹顏爲詩筆輒偷定之

後造獨樂賦語侵給主被斥及大將軍修北第差充作長時謝惠連兼記室參軍惠恭時往共安陵嘲調末作雙枕詩以示謝謝曰君誠能恐人未重且可以爲謝法曹造大將軍見之賞歎以錦二端賜謝謝辭曰此詩公作長所製請以錦賜之

齊惠休上人齊道猷上人齊釋寶月惠休淫靡情過其才世遂匹之鮑照恐商周矣羊曜璠云是顏公忌照之文故立休鮑之論庾白二胡亦有清句行路難是東陽柴廓所造寶月嘗憇其家會廓亡因竊而有之郭子賚手本出都欲訟此事乃厚賂止之

齊高帝齊征北將軍張永齊太尉王文憲齊高帝詩詞藻意深無所云少張景云雖謝文體頗有古意至如王師文憲既經國遠圖或忽是雕蟲

齊黃門謝超宗齊尋陽太守丘靈鞠齊給事中郎劉祥齊司徒長史檀超齊正員郎鍾憲齊諸暨令顏則齊秀才顧則心詩檀謝七

君並祖襲顏延欣欣不倦得士大夫之雅致乎余從祖正員常云大明泰始中鮑休美文殊以動俗惟此諸人傳顏陸體用固執不如顏諸暨最荷家聲

齊參軍毛伯成齊朝請吳邁遠齊朝請許瑤之詩伯成文不全佳亦多惆悵吳善於風人答贈許長於短句詠物湯遠休謂遠云吾詩可爲汝詩父以訪謝光祿云不然爾湯可爲庶兄況

齊鮑令暉齊韓蘭英令暉歌詩往往嶄絕清巧擬古尤勝惟百願淫矣照常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沖爾蘭英綺密甚有名篇又善談笑齊武謂韓云借使二媛生於上葉則玉階之賦紈素之辭未詎多也

齊司徒長史張融齊詹事孔稚珪思光紆緩放縱有乖文體然亦捷疾豐饒差不局促德璋生於封谿而文爲雕飾青於藍矣

齊寧朔將軍王融齊中庶子劉繪元長士章並有盛才詞美英淨

至於五言之作，幾乎尺有所短，譬應變將略，非武侯所長，未足以貶臥龍。

齊僕射江祏詩，猗猗清潤，弟祀明靡可懷。

齊記室王巾，齊綏遠太守卞彬，齊端溪令卞鑠。王巾二卞詩，並愛奇嶄絕，慕袁彥伯之風，雖不弘綽，而文體剿淨，去平美遠矣。

齊諸暨令袁嘏詩，平平耳，多自謂能，常語徐太尉云，我詩有生氣，須人捉著，不爾便飛去。

齊雍州刺史張欣泰，梁中書郎范縝詩，欣泰子眞，並希古勝文，鄙薄俗製，賞心流亮，不失雅宗。

梁秀才陸厥。觀厥文緯，具識丈夫之情狀，自製未優，非言之失也。

梁常侍虞羲，梁建陽令江洪，子陽詩奇句清拔，謝朓常嗟頌之。洪雖無多，亦自能迥出。

梁步兵鮑行卿，梁晉陵令孫察，行卿少年甚擅風謠之美，察最幽

微而感嘗至到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貴筑王毓藻校刊

全梁文卷五十五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劉之遴

之遴字思貞小字僧伽南陽涅陽人宋當陽令虯子齊永明末舉秀才除監朔主簿入梁歷太學博士平南行參軍尚書起部郎延陵令荆州治中宣惠記室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遷正員郎尚書右丞荆州大中正中書侍郎鴻臚卿出爲征西長史南郡太守轉西中郎長史徵祕書監領步兵校尉歷太府卿都官尚書太常卿太清二年避侯景之難還鄉未至卒年七十二有前集十一卷後集二十一卷

乞皇太子爲劉顯誌銘啟

之遴嘗聞夷叔柳惠不逢仲尼一言則西山餓夫東國黜士名豈施於後世信哉生有七尺之形終爲一棺之土不朽之事寄之題

目懷珠抱玉有殁世而名不稱者可爲長太息孰過於斯竊痛友人沛國劉顯韞櫝藝文研精覃奥聰明特達出類拔羣闔棺郢都歸魂有日須鐫墓板之遂已略撰其事行令輒上呈伏願鴻慈降兹睿藻榮其枯骴以慰幽魂冒昧塵聞戰慄無地（梁書劉顯傳）

與劉孝標書

閒聞足下作類苑括綜百家馳騁千載彌綸天地纏絡萬品撮道略之英華搜羣言之隱賾鉛摘既畢殺青已就義以類聚事以羣分述征之妙楊班儔也擅此博物何快如之雖復子野調聲寄知音於後世文信構覽懸百金於當時居然無以相尚自非沈鬱澹雅之思安能閉志經年勤成若此吾嘗聞爲之者勞觀之者逸足下已勞於精力宜令吾見異書（藝文類聚五十八）

弔震法師亡書

弟子劉之遴頓首和南泡電倏忽三相不停苦空無我五音盛住

尊師僧正捨壽閻浮遷神妙樂雖乘此福殖必登善地人情怛化銜疚悲摧念在三之重追慕哀慟纏綿永往理不可任柰何柰何僧正精與特拔經綸洽通蔬菲終身有爲略盡枯槁當年儀形二衆豈直息心標領亦爲人倫之傑弟子少長游遇數紀迄茲平生敬仰善友斯寄衰疾待盡不獲臨泄纓慟之懷二三增楚扶力修嘆迷猥不次弟子劉之遴頓首和南　廣弘明集二十四

與震法師兄李敬朏書

生滅無常賢弟震法師奄同力士生處道識長往法言永絕惋怛抽摧不能已已年事未高德業方播疾恙甫爾謂無過憂遂至遷化道俗驚愕念孔懷之切天倫至慟永往之情不可居處柰何柰何法師義味該洽領袖黑衣識度愷悌藉甚當世昔在京師聖上眄接自還鄉國歷政禮重且講說利益既實弘多經始寺廟實廣福業襟抱豁然與物無忤所與遊款皆是時賢白黑歸美近遠欽

敬、豈止息心珍悴、實亦人倫喪寶、追懷歎愴、何可弭歇、并辱還書
及別物、對增哽欷、殿下自作爲銘、文教鮑記室爲誌序、恐鮑相悉
未能究盡、已得面爲鮑說諸事行及徽猷、計必勒不朽、事如今日、
誌石爲薦、并呼師修之鐫刻、亦當不久可就、言增泫然、投筆悽滋、
劉之遴頓首頓首、廣弘明集二十四

弔僧正京法師亡書

八月二十日之遴和南、法界空虛、山木隤壞、尊師大正遷神淨土、
凡夫睽累、嬰滯哀樂、承此凶訃、五內抽摧、愛慟深至、不能自已、念
追慕永往、纏綿斷絕、情在難居、柰何柰何、大正德冠一時、道蔭四
部、訓導學徒、紹隆像法、年居僧首、行爲人師、公私瞻敬、遐邇宗仰、
若乃五時九部、流通解說、四之前輩、聯類往賢、雖什肇融恆、林安
生遠、豈能相尚、頓悟雖出自生公、弘宣後代、微言不絕、實賴夫子、
重以愛語利益、窮四攝之弘致、檀忍知慧、備六度之該明、白黑歸

依含識知庇舟航愚冥橋梁寺塔日用不知至德潛運何道長而世短功被而身歿映乎大海永墜須彌照彼高山長收朗日往矣奈何當復奈何法師幼而北面生小服膺迄乎耆邁恆在左右在三之重一旦傾殞哀痛之至當何可處弟子紈綺遊接五十餘年末隆知顧相期法侶至乎菩提不敢生慢未來難知現在長隔眷言生平永同萬古尋思悢愴倍不自勝未由喭執伸泄哀歎謹裁白書投筆哽猥弟子劉之遴頓首和南廣弘明二十四

與印闍黎書

大喜稽首和南大喜精誠無感奄丁禍罰號擗永往五內屠鱠自咎自悼萬歿何補慈母臨終正念不亂繫想諸佛及本師至乎壽盡凡夫念著母子恩深嬰此長別肝心破潰不能自任遺旨以三十兩上金奉別充道場功德九月二十八日奉塋安厝終始永畢不可復希長號懊惱無心苟存伏度聞問理乖哀愍所希運心救

枚必使亡靈遊於淨土、不圖此啟、臨紙崩絕、大喜和南、廣弘明集二十八上

具古本漢書異狀十事

案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字、又案古本敘傳號爲中篇、今本稱爲敘傳、又今本敘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稚生彪、自有傳、又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外戚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秩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前、又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古本述云、淮陰毅毅、杖劍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化爲侯王、雲起龍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此卷、梁書劉之遴傳

應皇太子令爲劉顯墓誌銘

緐弱挺質，空桑吐聲，分器見重，播樂傳名，誰其均之，美有髦士。禮著幼年，業明壯齒，厭飫典墳，研精名理，一見弗忘，過目則記。若訪賈逵，如問伯始，穎脫斯出，學優而仕。議獄既佐，芸蘭乃握，摶鳳池水，推羊太學，內參禁中，外相藩岳。斜光已道，頹彼西浮，百川到海，還逐東流。營營返魄，沉沉虛舟，白馬向郊，丹旐背鞏。野埃興伏，山雲輕重，呂掩書墳，揚歸玄冢。爾其戒行，途窮士壟，弱葛方施，叢柯日棋，燧柳黃春，禽寒斂瓿，長空常臨，陰泉獨湧。祇彼故塋，流芬相述。梁書劉顯傳

丘遲

遲字希範，吳興烏程人，齊常侍靈鞠子。州辟從事，舉秀才，除太學博士，遷大司馬行參軍，歷西中郎參軍、殿中郎、車騎錄事參軍。梁臺建，爲驃騎主簿。及受禪，拜散騎侍郎，遷中書侍郎，領吳興邑中正，爲永嘉太守。還爲臨川王宏中軍諮議參軍，拜中書

郎遷司徒從事中郎天監七年卒有集鈔四十卷集十一卷梁書上遲傳高祖平京邑時勸進梁王文及殊禮皆遲文也

思賢賦

豈顧問哉相然信死斯則結深念於撫翼跂雄飛而但起知我於財利之間何足多於鮑子自擊而道存至味其如水未見其人吾聞其理矣夫子長之託意甘執鞭於異世在慈明之慕義聊憩輿而追悅況至德之可師無兼褒以共弊有樂安之任子偉羣才而稱傑備百行之高致該九流之洪藝諒可雜而非染迹每同而常別牆易入而難窺閫無鍵而有閉思若神而泉涌翰如雲而積袂沈潛於懷抱之閒蕭散於天人之際目下愧其末雙關西慚於上哲紛吾既有此固陋荷君子之渥惠塵非府而分深葉未移而好結尋宿草之眞處歷三紀於茲日性有同於杞梓心獲變於丹漆文何屬而不辯理何疑而匪質問不休而鍾扣答無窮而座謚藝文

類聚二十一

還林賦

爰自京師言歸舊廬今風古轍每動寸衷因事而書不覺成卷非謂爲文聊記行途所經云爾太皞弭節祝融經駕炎鉦沉響青籥靜吹巨子稅轅幾路總舳川泝號魂故嶺結夢舊壤撫身世而載懷鏡古今而興辭驗難停於揚轍昭易改於墨絲匪追舉而辯命豈適伊而問蓍擔登無白璧之想負書靡黑豹之悲纜解山潮首顧京滋仰絳堞之紛迴與素津之容裔荃橈往來芰楫經過依俙子陵之釣髣髴滄浪之歌出入風霞游息雲露階自禽飛臆尙月度踟躕七敎徘徊五禮永窮帶於關上長縛巾乎林底藝文類聚二十七

永嘉郡敎

貴郡控帶山海利兼水陸實東南之沃壤一都之巨會而曜背拘牛履空於畎畝績麻治絲無聞於室巷其有耕灌不修桑榆靡樹

遨遊鄽里酣醑卒歲越伍乖鄰流宕忘返才異相如而四壁獨立高慚仲蔚而三徑没人雖謝文翁之正俗庶幾龔遂之移風藝文類聚五十

爲王博士讓表

臣聞撫臆可以言心量能則知所止是故矯親魯門簡業事亡雖吹齊雅分聲遽逝臣才行過污文質無廉疏達謝於谷杜淡洽乖夫劉楊非除部養之勤豈通掌固之業藝文類聚四十七

爲范尚書拜表

昔滕公移暑於泗亭陳遂留懽於博進祿止一守官窮九列臣獲照秋陽取沃淮海發蒙去衮已若松喬匪富伊榮須臾至此賞參十亂射越五水歷覽前載孰與爲匹藝文類聚四十八

爲范衛軍讓梁臺侍中表

是以懷鉛早歲不以陋稷累心踐履晚年豈以克詘在念易農伊

泰仕焉已幸遂復分竹九疑撫旄百越値天地中開神武再廓麻絲是蔽菅蒯靡遺今竊逆肇基四海明目樞機規獻實在得人况處庸微何用膺荷 藝文類聚四十八 御覽二百十九

為何尙書重讓侍中領驍騎表

臣擢自散輩之中寘彼周行之上旣慙伯豪使天下愼選又乖平叔令內外得人且玉壺獨掌見紫昌期當尺可參必簡英俊 藝文類聚四十八

為徐僕射讓光祿表

竊聞敬孫以規獻為職彝品常貴飛翠鳴玉升降禁門臣以疳疾豈伊或忝匪稱其服終愧三褫近取諸身皎日非喻臣之庸薄文壓物論假以克壯報效無階而嬰離沉痼日月滋甚聖朝留督層之舊愍降帷蓋之餘矜榮不徒行事存寵渥 藝文類聚四十九

答舉秀才啟

方今八友盈庭、五丞在幄、七教畢脩、九攻具舉、猶乃物色關屠、夢想巖釣、故已天不愛寶、野無遺賢、輒仰宣皇猷、俯罄愚蔽、覘察衡閭、詢事茅草、如有片言入善、一介可題、謹聞絳闕、恭奏青蒲、藝文類聚五十三

為范雲謝示毛龜啟

玄甲應於姬渚、青髯符於夏室、翱翔卷耳之陰、浮遊蓮葉之上、減朱千載、獻狀一朝、斯誠陛下至德動天、窮神爲化、故能寶瑞間副、珍祥映諜、間出蕃藏、繼踵郊甸、執文類聚九十九

與陳伯之書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爲出世、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展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

出世當作世出

知下脫此字

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
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將軍之所知不假僕
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剚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為疑魏
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
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
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
名將雁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埸之任並
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靦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哀哉
夫以慕容超之强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
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
盈理至燋爛況偽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
頸蠻邸懸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鷰巢於飛幕之上不
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

感平生於疇日撫絃登陴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辮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唯北狄野心掘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弔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丘遲頓首 文選梁書陳伯之傳南史六十一藝文類聚一十五

硯銘

圓水方璧 昭明亘跡跡 藝文類聚五十八

侍中吏部尚書何府君誄

遠量夷雅淹姿英茂進德方新術名以舊分鑣先達爭驅俊秀匪

直羽儀實惟領袖知人斯哲在帝之難僉謂往諶是謂能官閟阿望幣鈞興投竿金張之貴允茲七侍有美一人柔貂三珥服冕乘軒鳴玉飛翠不貪爲寶貴而能貧唯靜是悅惟寂是珍履信茲從積善方慶如何斯德曾是知命彼高者天與人焉咏眇望周行式瞻林壑灑泝紛埃濯揚流俗言必玄遠神唯珠玉色恬喜慍心豈榮辱藝文類聚四十八

裴邃

邃字淵明河東聞喜人齊建武初爲府主簿舉秀才對策高第除奉朝請東昏嗣位爲撫軍始安王參軍尋奔魏爲司徒屬中書郎魏郡太守天監初自拔還朝除後軍諮議參軍出爲輔國將軍廬江太守加右軍將軍封夷陵縣子遷冠軍長史廣陵太守左遷始安太守未至郡遷右軍諮議參軍豫章王雲麾府司馬出爲竟陵太守遷遊擊將軍又遷假節明威將軍西戎校尉

北梁秦二州刺史、還爲給事中雲騎將軍朱衣直閤將軍、遷大匠卿、皆通中、爲假節信武將軍、除持節北徐州刺史、未之職、遷豫州刺史、進號宣毅將軍、卒贈侍中左衛將軍、進爵爲侯、謚曰烈、

致呂僧珍書

昔阮咸顏延有二始之歎、吾才不逮古人、今爲三始、非其願也、將如之何、梁書裴邃傳邃左遷始安太守乃致書於呂僧珍

移魏揚州刺史長孫稚

魏始於馬頭置戍、如聞復欲修白捺舊城、若爾便稍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今板卒已集、唯聽信還、魏書揚播附傳梁豫州刺史裴邃治合肥規襲壽春已纂勒兵士而慮壽春疑覺遂詒移云

裴之橫

之橫、字如岳、邃兄髦之第十三子、爲河東王常侍直殿主帥、遷

直閤將軍侯景亂出爲貞威將軍元帝承制除散騎常侍廷尉卿出爲河東內史還持節平北將軍東徐州刺史中護軍封豫寧侯承聖中除吳興太守敬帝承制除使持節鎮北將軍徐州刺史拒蕭淵明於東關敗死贈侍中司空謚曰忠壯

答貞陽侯書

之橫白足下定國等至枉雖誨具高氏致送之旨即彼行人遠到京城大尉應有成命但江山夐阻未奉朝廷報勅第下國之麟趾先朝所寄籍彼鄰好義深主祀自宜單車入境端委還朝而朱旛啟行戎旗望國江東士子未達高懷僕早預督彼夙叨眷與弦矢既睽江淮成阻青犂裁封雖繼西鳥之蹤白雪在天豈無北風之歎但變故紛紛忠貞宜顯寒松負雪誠愧節者之徒勁草疾風寧忘烈士之槩齊師若反旆淮路退舍肥水彼之敬送止縉紳之徒此之奉迎則軒蓋而已伏聽朝旨遲申展敬之橫白文苑英華六百七十七

巨仲孚

仲孚字公信，吳興烏程人，齊永明初選爲國子生，舉高第，未調，還鄉爲盜，郡召補主簿，歷揚州從事，太學博士，于湖令，父憂去職，明帝即位，起爲烈武將軍，曲阿令，遷山陰令，以贓敗，會赦，入梁，復爲山陰令，治爲天下第一，超遷車騎長史，長沙內史，徵爲尚書右丞，遷左丞，進衛尉卿，歷南郡，江夏太守，終豫章內史，卒贈給事黃門侍郎，有皇典二十卷，南宮故事百卷

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伏覽敕旨，答臣下審神滅論，聖照淵深，句括眞俗，理超繫表，義貫群識，鑽奉神猷，伏深舞蹈，惠示銜戢，存眷，巨仲孚白。弘明集十

馬元和

元和，齊末爲兗州刺史，天監初，歷司農郎

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辱告、頒示敕旨垂答臣下審臣滅論、竊聞標機之旨、非凡所窺、符神之契、惟仁是極、故衆教裒徊、理詣於停、蓋羣經委曲、事盡於開濟、伏惟至尊、先天製物、體道裁化、理絶言初、思包象外、攻塞異端、闡道歸一、萬有知宗、人天仰式、信滄海之舟梁、玄霄之日月也、神滅之論、宜所未安、何者、前聖摛教、抑引不同、括而言之、理實無二、易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孝經云、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雖未顯論三世、其旨已著、薪盡火滅、小乘權教、妙有湛然、究竟通說、因情即理、理實可依、且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禮有國有家、歷代由之、三才之寶、不同降清、神滅之爲論、妨政實多、非聖人者無法、非孝悌者無親、二者俱違、難以行於聖世矣、弟子庸之、惽於至道、謬蒙頒訪、所據凡淺、荷惕之誠、追以無厝、弟子馬元和和南、弘明集十

蔡傳

僔、一作擿、字景節、濟陽考城人、宋左光祿興宗子、仕齊至給事黃門侍郎、入梁終吳郡太守、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康子、

答釋法雲書難范縝神滅論

辱告、奉宣敕旨答諸神滅論、夫神理玄妙、良難該辨、雖復前聖眷言、後英猶惑、敬旨妥釋、皎若發蒙、固以陵萬古而擅奇、悟方來以不朽、伏奉翔聞、裁深抃躍、謹以書紳、永祛迷滯、蔡僔和南、弘明集十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南海伍崇曜校刊

全梁文卷五十六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劉峻

峻字孝標初名法武平原平原人齊永明中南奔建武中爲豫州府刑獄梁受禪召入西省免安成王引爲荊州戶曹參軍以疾去職居東陽之紫巖山普通二年卒門人謚曰玄靖先生有世說注十卷集六卷

送橘啟

南中橙甘青鳥所食始霜之旦采之風味照座劈之香霧噀人皮薄而味珍脉不黏膚食不留滓甘踰萍實冷亞冰壺可以熏神可以芼鮮可以漬蜜氈鄉之果寧有此邪橘錄

荅郭峙書

聞君子舊矣但人非豕鹿轉加蓬逝波駭雨散動閒山川故無由

交羽觴薦雜佩既浮雲以擢首臨清風而浩歌變燧迴星亦云勞止藝文類聚三十

追答劉秣陵沼書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戚竟未致之也尋而此君長逝化為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概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但懸劍空壠有恨如何文選梁書劉峻傳藝文類聚三十四

與宋玉山元思書

驂騑金張之館飛蓋許史之廬習匡鼎之說詩聘谷雲之雕篆賓徒波洶輿輪靡息當是時也樂可言哉然靜思夫君憾焉軫歎何

則方盤圓枘，鉏鋙難從，翔鳥遊魚，蹊踋不狎，是以賈生懷琬琰而挫䶉，馮子握璵璠而鎩羽。天誕英逸，獨擅民秀，心貞筠箭，德潤珪璋，信人口口，水鏡一性之鎔範，而荊南雅曲，高音鮮和，河西名蹤，滅沒誰賞，故若先生者，進有三難，退有三樂。竊觀先生未能鴻翔鸞起，騰霞躋漢，將由固空桑麻，田無負郭，俛眉翕肩，以斯故爾。今賢弟賓從，抗鱗奮翼，或衣繡江塘，或鳴騶洛渚，連騎方驅，擊鍾乃食，等躋若是，吾子復何憂哉。唯當纂兩仲之微述，襲二疏之風流，生與漁父同僊，死葬要離墓側，金石可砕，聲垂無寂，斯道坦坦，先生莘其勖與。藝文類聚三十七

荅劉之遴借類苑書

九冬有隙，三餘暇時，多遊書圃，代樹萱蘇。若夫聲齊於紬紈，閱微言於殘竹，蟲飫膏液，咀嚼英華，不知地之為輿，天之為蓋，靡測迴塽，其薜輿馬，烏足以言乎。是用周流墳素，詳觀圖諜，摘管聯冊，纂

兹英奇蛩蛩之謀，止於善草，周周之計，利在銜翼，故鳩集斯文，恭自綴其漏耳，豈冀藏山之石，播於士大夫哉。藝文類聚五十八

與諸弟書

任既假以吹噓，各登清貫，任云亡未幾，子姪漂流溝渠，洽等視之悠然，不相存贍，平原劉峻疾其苟且，乃廣朱公叔絕交論焉。文選廣絕交論注

與何炯書稱劉訏劉歊

訏超超越俗，如天半朱霞，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粱稷，寒年之纖纊。南史四十九劉訏傳，族祖孝標與書稱之

與舉法師書

聞諸行李，高談微復，遊聽風聲，心飛魂疎，無異斳仙之望石髓，太陰之思龍燭，蒼星昏昃，涼雲送秋，道勝則肥，固應頤攝，衣裳虹蜺，帷幕霄露，餌黃菊之落蘂，酌清淵之𣿬流，旦候歸雁，晨鳧暮聽鶵

雖獨鶴、神彩彰彰爾、藝象蕭史之驂鳴鳳、列子之御長風、雖翔卿旁若無人、孝然堅臥冰雪、沈沈隱隱、何以尚之哉、至於馳騖紙圖、翱翔書圖、極龍宮之妙典、彈石室之鴻記、道生伏其天真、曼倩謝其辨物、若乃習是童子、措志雕蟲、藻思內流、英華外發、歲移秋竹、照曜春松、俯頌息明珠之譽、長門濫黃金之賞、盛矣美矣、煥其麗乎、昔旅浙河、嘗觀組織、不覺紙裁筆焚、魂魄斯盡、自茲厥後、兩絕珪璧、意略略於菁華、腸迴迴於九逝、夫日御停照、不踰隙穴、海若濟源、其限隈隅、以玉抵鵲、昔傳餘寶、翡翠關清徵、用瘳胘疾、然越民非嘗冠之所、齊國豈奏韶之地、望與其進、無貽責焉、釋藏經九廣宏明集二十四

辯命論 并序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謹述天旨、梁書作大旨因言其志云

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內之名傑宋本作髦傑豈日者卜
祝之流乎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與然則
高才而無貴仕饕餮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
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閑紛綸莫知其緒仲任徵其源子長闡其惑
至於鶡冠甕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譊譊讙
咋異端斯起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
嘗試言之曰夫通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
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爲
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墜之
淵泉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
一化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
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
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

踰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勛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蹟其尾宣尼絕其糧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至乃伍員浮尸於江流三閭沈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鎩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穴(梁書作風次)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近世有沛國劉瓛瓛弟璡並一時之秀士也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璡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竦不雜風塵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梁書作相繼)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徼(梁書作候)草木以共彫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塡川谷湮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宰衡之與皁隸容彭之與殤子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

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交錯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慌、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或者覩湯武之龍躍、謂龕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視彭韓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爾、請陳其梗概、夫靡顏膩理、哆噅顣頞、形之異也、朝秀晨終、龜鵠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同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撫鏡知其相刑、壓紐顯其膺籙、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若謂驩貌虎奮、只欲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

窅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爲魚鼈蓮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火炎昆嶽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纇夏后之璜不能無玫故亭伯死於縣長相如卒於園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爲詬恥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閤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寍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志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是使渾敦檮杌踵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横謂廢

與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以誅殺爲道德以蒸報爲仁義雖大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喻自金行不競天地版蕩左帶沸脣乘間電發遂覆瀍洛傾五都居先生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與三皇競其萌黎五帝角其區宇種落繁熾充仞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之以人其蔽六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絓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恆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殺逆之禍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殷帝自翦千里來雲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

此君子所以自強不息也如使仁而無報奚爲修善立名乎斯徑廷之辯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梁書作不極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今以其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罄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延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爲善一爲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故善人爲善焉有息哉夫食稻粱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窈眇之奇儛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慼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不充詘於富貴不遑遑

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 文選梁書劉峻傳

廣絕交論 藝文類聚二十一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爲是乎爲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絪緼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膠漆志婉孌於塤篪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鐘鼎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汩彝敘粤謨訓極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鷹鸇媲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主人听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溼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雁雲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汙隆日月聯璧贊亹亹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

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誄神睿而爲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則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譌狙詐飆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則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捶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燻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鶩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荊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閈而鳴鍾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颯沓鱗萃分雁鶩之稻粱霑玉斝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

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加以顩頤蹙頞、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敘溫郁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駔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驩離、品物恆性、故魚以泉涸而呴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苫蓋、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騖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纊微彯撇、雖共

工之蒐慝、雕虎之捎義、南荊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逶迤、折支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故桓譚譬之於闤闠、林回喻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殉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爲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綰銀黃、夙昭民譽、遵文麗藻、方駕曹王、英跱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

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軿擊轄坐客恆滿蹈其閫閾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彫組雲臺者摩肩趍走丹墀者疊迹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莊惠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及冥目東粵歸骸洛浦繐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嶂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險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嶃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騖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羣皦皦然絕其雰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文選南史五十九執文類聚二十一

東陽金華山棲志

夫鳥居山上層巢木末魚潛淵下窟穴泥沙豈好異哉蓋性自然

也故有忽白璧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行藏紛糾顯晦踳駁無異火炎水流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戶之與金閨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烏足毛羽瘡痏在其間哉予生自原野普畏雜狎心駭雲臺朱屋望絕高蓋青組且霑濡霧露厲願閒逸每思濯清瀨息椒丘寤寐永懷其來尚矣蜩蚻嚥壤民欲天從爰洎二毛得居巖穴所居東陽郡金華山東陽實會稽西部是生竹箭山川秀麗皐澤坱鬱若其羣峰蠭起則接漢連霄喬林布濩則春青冬綠迴溪映流則十仞洞底膚寸雲合必千里而散信卓犖爽塏神居奧宅是以帝鴻遊斯鑄鼎雨師寄此乘烟故潮勒赤松之名山貽縉雲之號近代江治中禽迅泥滓王徵士高拔風塵龍蟠鳳棲咸萃茲地良由碧巘素石可致幽人者哉金華山古馬鞍山也蘊靈藏聖列名仙諜左元放稱此山云可免洪水五兵可合神丹九轉金華之背有紫巖山山色紅紫因此為稱歷迤坡陀下屬深

滍巇峴嶮巇上虧日月登白山麓漸高漸峻羣路迫隘魚貫而升
路側有絕澗閒閒廓豁俯窺木杪焦原石邑匪獨危懸至山將半
便有廣澤大川皋陸隱賑予之葺宇實在斯焉所居三面皆迴山
周繞有象郛郭南則平野蕭條目極通望東西帶二澗四時飛流
泉清瀾微霔滴瀝生響白波跳沫洶涌成音並瀠瀆通引交渠綺
錯懸瀝瀉於軒甍激湍迴於階砌供帳無綆汲盥漱息瓶盆楓櫨
梼櫪之樹梓柏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實包綠裹杭
白蔕抽紫莖標蟲茶葉捎風鳴籟垂條櫚戶布葉房櫳中谷淵濱
華藥攢列至於青春緩謝萍生泉動則有都梁含馥櫻香送芬長
樂負霜宜男泫露芙蕖紅華照水皋蘇縹葉從風遷軒永眺鐲憂
亡疾巨阿陵岫眾藥灌叢地髓抗莖山筋抽節金鹽垂於素璧玉
豉貴於明珠可以養性消痾還年駐色不藉崔文黃散勿用負局
紫丸翱翔羣鳳凰胎雨鷇綠翼紅毛素纓翠鬣肅肅毛羽關關好

音皆馴狎園池旅食雞鶩若乃鵾日伺辰響類鐘鼓鳴蚿候嘒聲像琴瑟玄猨薄霧清囀飛鼯乘煙永吟嘈囋嘹亮悅心娛耳諒所以跨躡管籥韜軼笙簧宅東起招提寺背巖面壑層軒引景邃宇臨崖博敞閒虛納祥生白左瞻右睇仁智所居故碩德名僧振錫雲萃調心七覺祇訶五塵郁列戒香浴滋定水至於熏鑪夜爇法鼓旦聞予則跕躧摳衣躬行頂禮詢道哲人欽和至教每聞此河紛梗彼岸永寂熙熙然若登春臺而出宇宙唯善是樂豈伊徒言寺東南有道觀亭亭崖則下望雲雨蔥樸樹榭隱映林篁飛觀列軒玲瓏煙霧日止卻粒之氓歲集神仙之客餌星髓吸流霞將乃雲衣霓裳乘龍馭鶴觀下有石井聳峙中則雕琢刻削頗類人工躍流瀨瀉淬涌決咽電擊雷吼駭目驚魂寺觀之前皆植修竹檀欒蕭瑟被陵緣阜竹外則有良田區畛通接山泉膏液鬱潤肥腴鄭白決漳莫之能擬致紅粟流溢鳧雁充厭春鬻旨膳碧雞冬蕈

味珍霜鵝，穀中取於丘嶺，短褐出自中園，蘘蒻逼側於池湖，萱荊駢塡於原隰，養給之資，生生所用，無不阜實蕃籬，充物崖巘。歲始年季，農隙時間，濁醪初釀，醝清新熟，則田家野老，提壺共至，班荊林下，陳罇置酌，酒酣耳熱，屢舞諠呶，盛論箱庾，高談穀稼，嘔噱謳歌，舉盃相抗，人生樂耳，此歡豈訾，若夫蠶而衣，耕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晚食當肉，無事爲貴，不求於世，不忤於物，莫辨榮辱，匪知毀譽，浩蕩天地之間，心無怵惕之警，豈與嵇生齒劍，楊子墜閣，較其優劣者哉。釋藏經九，廣弘明集二十七，又略見藝文類聚三十六

相經序

夫命之與相，猶聲之與響，聲動乎幾，響窮乎應，雖壽夭參差，賢愚不一，其間大較，可得聞矣。若乃生而神睿，弱而能言，八彩光眉，四瞳麗目，斯實天姿之特達，聖人之符表，洎乎日偃月角之奇，龍棲虎踞之美，地靜鎮於城緯，天闕邅於掌策，金槌玉枕，磊落相望，伏

犀迦葢隱轔交映井宅既兼食匱已寘抑亦帝王卿相之明效也及其深目長頸頹顏蹙頞虵行鷙立猳喙鳥味筋不束體血不華色手無春荑之柔髮有寒蓬之悴或先吉而後凶或少長乎窮之不其悲歟至如姬公凝負圖之容孔父眇棲遑之迹豐本知其有後黃中明其可貴其間或躍馬膳珍或飛而食肉或皁隸晚侯初形未正銅嚴無以飽生玉饌終乎餓死因斯以觀何事非命藝文類聚七十五

自序

螢中濟濟皆升堂亦有愚者解衣裳南史四十九

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值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轗軻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之

世手握兵符躍馬食肉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懽此一異也敬通有一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膂力方剛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溘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殘蕙焚終塡溝壑而爲名賢所慕其風流鬱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漠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自力爲敘遺之好事云（梁書劉峻傳）

劉歊

歊字士光峻族孫不仕謚曰貞節處士有集八卷

革終論

死生之事聖人罕言之矣孔子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其言約其旨妙其事隱其意深未可以臆斷難得而精覈聊肆狂瞽請試言之夫形慮合而爲生魂質離而稱死合則起動離則休寂當其動也人皆知其神及其寂也物

莫測其所趣皆知則不言而義顯莫測則過辯而理微是以勳華曠而莫陳姬孔抑而不說前達往賢互生異見季札云骨肉歸於土魂氣無不之莊周云生爲徑役死爲休息尋此二說如或相反何者氣無不之神有也死爲休息神無也原憲云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人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考之記籍驗之前志有無之辯不可歷言若稽諸內教判乎釋部則諸子之言可尋三代之禮無越何者神爲生本形爲生具死者神離此具而卽非彼具也雖死者不可復反而精靈遞變未嘗滅絕當其離此之日識用廓然故夏后明器示其弗反卽彼之時魂靈知滅故殷人祭器顯其猶存不存則合乎莊周猶存則同乎季札各得一隅無傷厥義設其實也則亦無故周人有兼用之禮尼父發遊魂之唱不其然乎若廢偏擕之論探中途之旨則不仁不智之識於是乎可息夫形也者無知之質也神也者有知之性也有

知不獨存依無知以自立故形之於神逆旅之館耳及其死也神去此而適彼也神已去此館何用存速朽得理也神已適彼祭何所祭祭則失理而姬孔之教不然者其有以乎蓋禮樂之興出於澆薄俎豆綴兆生於俗弊施靈筵陳棺槨設饋奠建丘隴蓋欲令孝子有追思之地耳夫何補於已遷之神乎故上古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可謂尊盧赫胥皇雄炎帝蹈於失理哉是以子羽沈川漢伯方壙文楚黃壤士安麻索此四子者得理也忘教也若從四子而遊則平生之志得矣然積習生常難卒改革一朝肆志儻不見從今欲翦截煩厚務存儉易進不裸尸退異常俗不傷存者之念有合至人之道孔子云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斯亦貧者之禮也余何陋焉且張奐止用幅巾王肅唯盥手足范冉殮畢便葬奚珍（南史作奚珍）無設筵几文度故舟為槨子廉牛車載柩叔起誠絕坟隴康成使無卜吉此數公者尚或如之況於吾人而當華泰今欲翦

弱景行，以爲軌則，儻合中庸之道，庶免徒費之譏。氣絕不須復魄，南史作復魄 盥洗而斂，以一千錢市治棺，單故裙衫衣巾枕履。此外送往之具，棺中常物，及餘閣之祭，一不得有所施。世多信李彭之言，可謂惑矣。余以孔釋爲師，差無此惑。斂訖，載以露車，歸於舊山，隨得一地，地足爲埳，埳足容棺，不須塼甓，不勞封樹，勿設祭饗，勿置几筵，無用茅君之虛座、伯夷之杅水。其蒸嘗繼嗣，言象所絕，事止余身，無傷世教。家人長幼，內外姻戚，凡厥友朋，爰及寓所，咸願成余之志，幸勿奪之。梁書劉歊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梁文卷五十七終